



Traditional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in
Tiantai County

天台縣
傳統經濟
社會文化調查

主編：連曉鳴 康豹

民族出版社

Traditional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in Tiantai County

天台縣傳統經濟社會文化調查

主編：連曉鳴 康豹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台县传统经济社会文化调查/连晓鸣,康豹主编.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4

(浙江传统社会丛书)

ISBN 7-105-06918-X

I. 天... II. ①连...②康... III. ①地区经济—天台县—文集②社会发展—天台县—文集③传统文化—天台县—文集

IV. ①F127.554-53②G127.55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6618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北京绿冬青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微机照排

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6.75 字数:417 千字

印数:0001-1500 册 定价:28.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编 一室电话:64271909;发行部电话:64211734)

目 錄

導 論	連曉鳴(1)
INTRODUCTION	(21)
天台縣概況	許尚樞(36)
天台縣城的傳統廟會和民間信仰	曹志天(77)
水南村宗族社會與文化	許亦江(161)
關嶺頭村的“一村二俗”	陳遠明(262)
“一年一集”的泳溪村“廿八市”	胡偉靈(277)
石溪鄉的石崇拜和傳統石匠工藝及經濟	許昌渠(293)
天台傳統藥業與藥皇廟	陳方標(363)
國清寺傳統寺院經濟	許尚樞 許周訥(381)
九遮山的仙皇佛信仰	陳 瑜(413)
天台屯橋百祥廟“迎花人”	徐永恩(435)

導 論

連曉鳴

—

天台縣位于浙江沿海的東中部，始建于三國吳大帝黃武至黃龍(222—231)間，以“佛宗道源”著稱的天台山在其境內。天台古屬越地，僻處海隅，斷髮文身，敬事鬼神。晉屬臨海郡，《晉書》稱其郡民“火種水耨，漁獵山樵，飲食頗給”，而俗“信鬼神好淫祠”。天台東連寧海、三門，南鄰臨海、仙居，西接磐安，北界新昌，正當寧波、紹興、金華、台州四市的交接地帶。加上長期受南北文化的交匯影響，因此，天台縣的民間民俗文化非常豐富，且很有特色。但是，因長期以來，人們關注的是天台山——天台山的佛教、道教，而往往忽視了天台縣，這個建縣已有 1800 年左右的古老縣治中“世俗”人們的“世俗”生活。

之所以如此，其最基本原因乃因為古往今來，歷朝歷代的高僧大德，古今中外的文人墨客，或在這“山水神秀”之地，劈山建寺築觀，立宗創派；或徜徉于山水之間，尋仙迹、吟詩話，使天台山名聲遠播海內外。天台目前傳世有影響的著作主要是佛教、道教和天台山方面的。其中，佛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天台宗創始人智顗的主要著述有二十九部，一百五十一卷，其中有世稱“天台三大部”的《法華文句》、《法華玄義》、《摩訶止觀》和“天台五小部”的《觀音玄義》、《觀音義疏》、《金光明玄義》、《金光明文句》、《觀經疏》；另外還有灌頂的《國清百錄》、湛然的《法華玄義釋籤》、傳燈的《天台山方

外志》等。道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司馬承禎的《坐忘論》，徐靈府《的天台山記》，張伯端的《通元秘要悟真篇》、《玉清金笥清華秘文金寶內煉丹訣》、《長生要義》、白玉蟾的《玉隆書》、《上清集》等。文學方面也主要是關於天台山水神秀以及與佛教道教有關的詩詞、文賦等，有最早使天台山揚名的晉孫綽的《天台山賦》，有終生隱居天台寒岩明岩的中國最早的白話詩人寒山子的《寒山子詩集》，還有更多的是歷朝歷代的文人墨客，如孟浩然、李白、陸游、徐霞客等游歷天台山所留下的詩詞文賦。

關於天台民間文化方面的記錄與研究，與天台山佛教道教的研究相比，相差甚遠。即使有幾位天台籍人士如明朝徐一夔的《始豐稿》、清朝齊召南的《水道提綱》等著述，其主要內容是關於全國各地的“宏大”著作。真正記錄有關於天台縣世俗生活的歷史文獻，除了明、清以降官方修編的《天台縣志》外，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任天台縣令的戴兆佳的《天台治略》，可以說是一部難得的著作——這是戴兆佳在任期間重視總結為政的經驗教訓，將平日的各種公文檔案整理得井然有條，後根據天台有識之士的建議，“凡公移牘牘語條教與勸農課士之章若干篇，匯為一帙”，稱《天台治略》，共 10 卷。編者翻閱過《天台治略》，應該說該書記錄了清康熙年間天台的不少案件——我們可以從中發現許多當時的社會生活記錄。但是，因為戴兆佳是以縣令的身份，因此，其居高臨下的取勢和說教等，還是難以免除。而歷史上的《天台縣志》等的著述，因為中國的傳統歷來是“官方修志”，其記錄的主要是官方的活動和正統的儒學等，而對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間的、民俗的活動和文化，記錄極少。

至於現當代關於天台民間民俗方面的記錄與研究，亦沒有引起學界的關注和重視，雖然也先後出版了一些相關書籍，但真正有

份量的學術著作還是不多^①。另外，筆者從 20 世紀 80 年代中葉開始關注天台山，曾經作為課題組負責人之一，組織申報並完成了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七五”規劃課題——《天台山文化研究》。應該承認，天台山文化的主體（或準確地應該稱天台山文化的精華）是宗教文化——因為，作為一個小小的江南山城，能够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是舉足輕重的“一席之地”，那麼，往往也只能擇其要而為之。從 1993 年 6 月，天台山文化研究會與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等聯合舉辦首屆中國天台山文化學術研討會以來，至今已經先後召開了三次有相當檔次和規模的學術研討會，圍繞天台山文化——着重是圍繞天台山的宗教文化，組織國內外的專家和當地的學者，撰寫了一批有相當水平的論文，先後由南京博物院主辦的《東南文化》雜誌結集出版為三期專集，在國內外學術界引起了反響。當時，雖然也有的研究涉及了天台的宗族等“世俗”的內容，但沒有深入下去研究。

整體來說，天台研究的重點一直是天台山的佛教道教的宗教文化，而天台民俗文化的研究至今尚未引起學術界的關注和重視。其主要的理由之一乃因為大部分學者、專家或就某一專題進行探討，或尚處於一般性的資料收集和編輯階段——即還沒有與國際學術研究接軌，總體上沒有突破。為了進一步拓展天台山文化研究的視野，深化和豐富天台山文化的研究，從 2001 年 7 月開始，在法國遠東學院和浙江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的支持下，由浙江省社科聯副主席連曉鳴和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康豹（Paul R. Katz）教授共同主持了“中國東南地區的傳統鄉村社會研究”的子課題

① 據編者了解主要有：1949 年以前有：（1）《土俗話》，約 4000 字，作者：田英氏；（2）《天台風俗志》1940 年出版，作者：陳鍾祺。到 20 世紀 80 年代以後，先後出版的書籍有：（3）《濟公的傳說》1987 年 6 月浙江文藝出版社版，止戈選編；（4）《天台風物》1991 年 12 月印刷，王振勇、許尚樞主編；（5）《天台縣故事歌謠諺語卷》1992 年 3 月印刷，曹志天主編；（6）《佛宗仙源浙東名邑——天台》1995 年 2 月天津人民出版社版，楊明教等主編；（7）《天台方言研究》2003 年 11 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版，戴昭銘著；（8）《天台山民俗風物》2004 年 6 月西安地圖出版社版，曹志天、許尚樞主編等。

——《浙江省天台县傳統鄉村經濟社會文化調查》，以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對天台民俗文化進行深入探討。這本書代表我們三年努力的成果。

二

就這本書的主旨而言，必須從整個浙江的民俗文化談起。浙江是中國民俗文化大省，從出土的文物得知，早在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時期，先人們就在圖騰崇拜中創造了“雙鳥朝陽”的鳥圖騰文化。降至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時期，又創造了中國最早的包括驅鬼、逐疫、酬神、喪葬、祈願等儀式在內的儺祭文化，這從良渚出土的玉琮上刻有最早的儺面具圖文“饕餮紋”得以證實。以目連救母為題材、于中元節盂蘭盆會期間演出的目連戲及其習俗，雖然出自中原，但其發祥地却在浙江，浙江至今尚保存有六種傳自明代的目連戲劇本。其它如生產民俗、生活民俗、禮儀民俗、節日民俗、信仰民俗等，浙江亦十分宏瞻。浙江的民俗研究，近代當推鍾敬文為泰斗。1928年，鍾先生執教浙大期間，會合錢南揚、江紹原等在《東南日報》上創辦《民俗周刊》，後又在《藝風》月刊上創辦《民俗園地》及專號，至1930年夏秋間在杭州正式成立中國民俗研究會。

但是，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我們的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由於先受了“煩瑣考證”的“乾嘉學派”的影響，而後又接受了“僵化教條”的“蘇聯模式”的“洗禮”……時至今日，我們的改革開放已經二十五六年，我們的其他學科——經濟學、法學等原來比較年輕的學科，現正在立足中國和浙江的實踐，全方位地吸收全人類經濟學的最新成果，尤其是借鑒其“方法學”，取得了明顯的成績。但是，浙江的民俗學的研究——或者說是民間民俗文化研究，雖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而在“方法學”上，却尚未“接軌”。如在20

世紀 80 至 90 年代，在文化部統一部署下，浙江文化系統完成了浙江民間故事、諺語、歌謠、歌曲、器樂曲、戲劇、曲藝、舞蹈等的“十大集成”。應該說，這“十大集成”，為搶救和保護浙江民間文藝的珍貴文化遺產，功不可沒。但這“十大集成”還僅屬於“集成”階段，需要人們在此基礎上，再去深入研究。此外，還要提一下這兩方面的整理和出版物：一類是編纂出版《浙江風俗簡志》、《浙江民俗》、《浙江民俗大觀》等著作——這一類的地方風俗、風物、風情等介紹性讀物，基本是地、市、縣都有；另一類是介紹或記錄浙江古鎮、古村落的，參差不齊，以介紹性的為主，但也有學術強的，如由北京清華大學建築學院主持、中國臺灣漢聲雜誌社編輯出版的《諸葛村鄉土建築》一書，就是一部學術水平很高的著作。當然因為該書的專業關係，雖然亦涉及“人文背景”“經濟和文化”和“宗祠製度”等，但不可能達到社會學、人類學深度的要求。

這期間需要特別一提的是浙江省藝術研究所研究員徐宏圖在參加編纂《浙江省戲曲志》的同時，自 1991 年應邀參加臺灣清華大學著名學者王秋桂教授主持的《中國地方戲與儀式之研究》與 1996 年參加香港中文大學曹本冶教授主持的《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究》計劃以來，便把中國戲曲與民俗結合起來研究，深入省內各地鄉村，作了長達 15 年的田野調查，積累了大量第一手資料，先後在王秋桂教授為主編的《民俗曲藝叢書》中，以及新文豐出版公司等出版有關浙江儺戲、目連戲、孟姜戲、夫人戲、醒感戲、陳靖姑與“溫元帥”信仰、道教閩山教、道教科書匯編等 16 部專著、20 多篇論文。但因徐宏圖先生的著作基本是在祖國大陸以外出版，故其影響主要在海外學術界。

近年來，在我省真正開始以社會學視野關注鄉村文化的學術專著，應該是毛丹著的《一個村落共同體的變遷——關於尖山下村的單位化的觀察與闡釋》（學林出版社 2000 年 10 月版），繼而有傅謹著的《草根的力量——台州戲班的田野調查與研究》（廣西人民

出版社 2001 年 3 月版)、周祝偉等著的《浙江宗族村落社會研究》(方志出版社 2001 年 12 月版)、戴昭銘著的《天台方言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 年 11 月版)等。當前,浙江的學術界已經開始關注鄉村文化的“小傳統”研究。如由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與浙江省社會學會共同發起、策劃、承擔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經驗中國:50 年鄉村社會變遷研究》,從 2000 年 7 月以來,歷時三年多,現已完稿——以省內七個村落為研究個案,包括“村落中的非農經濟”、“村落的政治”、“村落的技術”、“村落的宗族”和“村落的生活世界”五個篇章,約 200 多萬字。更使人欣喜的是,我省有一批年輕的博士生、碩士生開始大膽進入了這一領域,如浙江大學梁敬明 2002 年度的博士學位論文就是《走近鄭宅——鄉村社會變遷與農民生存狀態(1949—1982)》等。

最近,讀到楊念群、黃興濤、毛丹主編的《新史學——多學科對話的圖景》一書,感到目前我國的人文學界已經開始在孕育着一種新的方法。在該書“序言”中主編者寫道:“面對各學科方法的頻繁滲透,史學界大多數會議仍是以傳統意義上的專門化學科分類方法進行組織的,與其他學科幾乎老死不相往來,每年各種史學會議上很難出現其他學科學者的身影。‘打破學科專門化藩籬’的口號已喊了多年,但若具體實施確有難度。有鑒于此,這次會議邀請到了分布于九個學科的代表性學者參與討論,其目的就是想嘗試在實質意義上推動中國歷史學界在多學科交叉背景下進行研究的進程。令人欣慰的是,在會議進行的過程中,大家自始至終激烈却不失理性地相互交鋒辯論,場面熱烈感人,構成了一種令人激動的多元對話單元和現場交流的氛圍。”在這樣的“新史學”中,傳統“考據”式的歷史學,已經被“推翻”了昔日的地位,而被經濟學家用經濟學的方法來解釋歷史,由人類文化學的學者用田野調查的方法來“復原”歷史……

三

我們這部小書，在當前學術繁榮期中，可以說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們還是試圖在學術規範和方法等方面，擺脫中國近幾十年來所形成的“宏大敘事”式影響和煩瑣考證式的束縛，盡量做到與當前國際學術的接軌，即以人類社會學的方法，準確地說，是借鑒法國年鉴學派的基本學術規範，採取田野調查、口頭訪談與文本檔案結合的方法，試圖記錄和解釋天台縣這樣的一個典型的傳統經濟社會和文化。我們這次的課題的立項，首先得益于法國遠東學院教授、著名漢學家勞格文(John Lagerwey)先生的鼎力相助。十多年來，勞格文教授先後在福建、廣東、江西等地，進行深入的田野調查，至今已經主編出版了《汀州府的宗族廟會與經濟》、《梅州地區的廟會與宗族》、《梅州河源地區的村落文化》、《韶州府的宗教、社會與經濟》(上、下)、《贛南廟會與民俗》等二十余部專著，為我們這次開展這項調查研究，提供了十分有益的指導和借鑒。為使本書在學術規範上盡量與國際學術界接軌，勞格文教授還審訂了全書文章的提綱和部分文章的初稿。同時還要感謝福建省社會科學院楊彥杰研究員，在課題開題時，受勞格文之托，專程來浙江指導。當然，我們的具體合作者、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康豹教授，更是直接參與了全書從一開始的開題、討論、訂提綱，到如何做好田野調查、訪談和查找資料，直至反反覆復地審讀稿件，提出非常具體的修改意見，有的稿件還自己動手修改等。康豹先生的學術造詣和認真執著的精神，更使我和每一位合作者感動。

為了確保完成這項合作課題，浙江省社科聯將其列為浙江省社會科學重點課題。許尚樞、曹志天、許昌渠、陳瑜、徐永恩、許亦江、陳方標、許周訥、胡偉靈、陳遠明等先生承擔了具體题目的田野調查、訪談和初稿的寫作。許尚樞先生還承擔了天台的大量組織

聯絡等工作。三年來，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從立項到具體題目、調查及執筆人選等的選定，從田野調查提綱的討論，到一次又一次的口頭訪談、田野調查，直至一遍又一遍的補充、修改，今天終於完成了。擺在大家面前的這本書，雖然還有許多不足，還有不少可以修改提高的地方，但這畢竟是我們大家三年來辛勤付出、共同努力的成果。

四

本書的十篇正文，雖然沒有標以類別，但在實際內容上是有所區別的。本書為《天台縣傳統社會經濟文化調查》，既然如此，總是要文題相符。依據排列順序，大體可以劃分為四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概述與總貌（第3、4篇——即《天台縣概況》、《天台縣城的傳統廟會和民間信仰》）；二是宗族與習俗（第5、6、7篇——即《水南村宗族社會與文化》、《關嶺頭村的“一村二俗”》、《“一年一集”的泳溪村“廿八市”》）；三是傳統經濟與文化（8、9、10篇——即《石溪鄉的石崇拜和傳統石匠工藝及經濟》、《天台傳統藥業與藥皇廟》、《國清寺傳統寺院經濟》）；四是民間信仰（第11、12篇——即《九遮山的仙皇佛信仰》、《天台屯橋百祥廟“迎花人”》）。

就本書的主要特色，簡要說明如下：

第一，這是一部在田野調查和口頭訪談基礎上進行必要的歸納、總結的學術著作，是搶救性的寶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如《天台縣城的傳統廟會和民間信仰》是曹志天先生在一年多時間，訪談調查了近百位老人，獲得了十分豐富的瀕臨失傳的資料。本文有史以來第一次調查和記錄了天台縣城的傳統“寺廟”（含民間信仰）的分布和數量：天台縣境共有2095個自然村，幾乎每個自然村都有一個或數個小庵小廟。作為天台經濟、文化、政治中心的天台縣城，無疑薈萃了佛、道、儒、民間等各類信仰。筆者為統計縣城內的

寺廟數量，經過幾個月的調查，現已查實的有 110 處（可能還有少數遺漏）。其中寺院 38 所、道觀及民間神殿 57 所，專祠 10 所，天主教、基督教教堂 5 所，已廢的 74 所，尚存的 30 所，移建、新建的 6 所。在文章中，曹志天先生還專門列了一張天台縣城寺廟一覽表，分為“已廢寺廟”、“尚存寺廟”，並盡可能地介紹了“名稱”、“位置”、“創建年代”、“主神”、“廟會日期”、“廢止日期”等，使人一目了然。

本書中的許多資料，地方志書中沒有記載，在歷史檔案中沒有留下文字，只有在人們的記憶中，在百姓的口頭傳承中。長期從事民間文學創作的曹志天先生在完稿後十分感慨地說，一開始我對這次的任務，有些不理解。但是，隨着田野調查的不斷深入，越來越感到搶救這些民間的、口頭傳承的文化遺產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因為，在訪談時，經常聽到這樣的回答：“如果某某人現在還在世就好了，因為他（她）最了解！”這次根據訪談和查閱資料，他第一次記錄整理出天台縣城歷史上的傳統廟會和民間信仰的狀況，這為人們全面認識天台縣的歷史文化，提供了第一手的詳實的資料。當然，由於年代久遠，許多寶貴的資料還需繼續挖掘、補充，以使天台縣城的傳統宗教民間信仰這一文化遺產，得以其更完善的挖掘和保留。

在《石溪鄉的石崇拜和傳統石匠工藝及經濟》一文中，第一次詳細記述了石礦從選址、開採時的禁忌以及石匠的特有的計量法等經濟和生產、生活、信仰諸方面的情況。這篇研究中國石礦（匠）傳統經濟文化不可不讀的奇文的作者許昌渠先生，年輕時候就曾有一段很長時間的職業就是石匠。因此，對這篇文章，許昌渠先生一再說，自己是用心血在寫。編者在編輯該文的導言時，開始感覺與全書的體例不甚協調，試圖將其修改或刪掉。但是，當仔細讀了三遍後，決心保留下這篇別具一格的導言，因為我感到，我們的作者不是一般的“田野調查”，而是用自己的心血，書寫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當你讀了許昌渠先生的這篇導言後，再去讀他的文章，就會

相信這麼多詳盡豐富、且有血有肉的資料，如果沒有像他這樣的經歷，是難以收集整理出來的。當然，即使這樣，許昌渠先生還是繼續做了大量的口頭訪談，包括他的九十高齡的父親。

還有如《天台傳統藥業與藥皇廟》一文的作者陳方標先生，也是長期從事中醫藥行業的專業人才，先後在台州地區和天台縣醫藥公司工作，退休以後，自己還成立了天台山養生研究所，研製出了一些新產品。這次爲了完成這篇文章，他結合自己的專業，找人訪談，查閱資料，先後收集了十多萬字的資料。最後，根據要求，這次先集中寫了現在本書的一個方面的內容。有些建議今後補充整理可以出專集。

第二，全書的作者，無論水平高低、年齡大小，大家都十分認真，嚴格按照編者的修改意見，一遍又一遍，不厭其煩地反復修改，作者的稿件，一般至少修改有四五遍，最多的修改了不下十遍。《水南村宗族社會與文化》一文的作者許亦江，是一位古稀老者。2002年，他在完成近60萬字的《水南村志》書稿撰寫任務的基礎上，沒有停留在原有的資料上，而是根據全書的要求，突出宗族文化的主題，繼續深入調查，撰寫了《水南村宗族社會及文化》一文。初稿寫出後，編者給他提了修改意見，作爲年逾古稀的老人，沒有二話，重新去補充調查、訪談、修改。一遍不行兩遍，兩遍不行三遍……即使在體例上提出較大調整的要求，他也毫無怨言，直止修改到被勞格文先生稱爲“這篇稿子資料豐富，功底扎實”爲止。

《天台屯橋百祥廟“迎花人”》一文的作者徐永恩爲了將百祥廟的演變發展過程搞準確，除了口頭訪談，他還找來梯子，爬到高處，把大殿里20根柱子上的捐助者的名單，逐一查看清楚，記錄下來，而後，再逐一與各姓的宗譜進行對照、核實。可以想像，這其中需要花多少時間和精力啊！但是，身爲平橋二中副校長的徐永恩先生對編者提出的修改意見，却總是樂呵呵地接受，並且十分認真地按照意見完成修改稿。還有《九遮山的仙皇佛信仰》一文的作者陳

瑜先生已年逾古稀，爲了修改補充對昔日仙皇佛大慶時祭禮的祭品，他不顧年邁路遠，連續三次往返近百里路，終於將當時祭品的菜單詳細記錄整理出來。

第三，尊重事實，尊重歷史，對一時難以調查核實清楚的資料，在使用時不斷然下結論。因爲像這樣的民間信仰，要從歷史學的角度去考證，還是存在許多問題的。如陳瑜先生的《九遮山的仙皇佛信仰》文中寫到：民間傳說，古時遮山溪水狂漲時，在街頭村外路上，泗州佛（據《中國民間神話》“泗州僧伽大師者，世謂觀音大士應化也”。當地也有說蘇州佛指寒山子，下同）與何胤龍王、范增三人相遇，正值水漲，旱路不通，就三人同船，沿溪逆水而上。到了山頭下的一處岩洞旁，泗州佛說，這裏山水便利，我就居此，于是他下船，（如今那里有個岩洞，叫泗州佛殿），龍王見他落船，他也說，我到對面高山上去住，也拱手告別，惟獨范增乘船直抵九遮山的第五遮地方安居，所以仙皇廟就在第五遮地方。對於這一傳說，因爲“泗州”與“蘇州”在當地的方言中難以區分；再加上當地出了一位比“仙皇佛”更有知名度的“寒山子”，再有我們今天因爲張繼的“姑蘇城外寒山寺”而錯把“寒山子”當成“蘇州佛”。因此，就在我們自己在討論這一“民間傳說”的指向時，也曾經發生了爭論，即：一說是“泗州佛”，係指“仙皇佛”范增，因其爲“泗州”人士；另一說是“蘇州佛”，係指“寒山子”。文章最後取了“第一說”。但是在文中作者將調查和寫作過程中的一些不同看法列出來，希望今後如果還有更加豐富的調查和考證後，完全可以修正現在的一些觀點和看法。

當然，在本書中，也有幾篇文章相對來講顯得單薄些，文章也短了一些。但應該看到，就是這幾篇短文章，大家還是嚴格按照文化人類學的要求，以田野調查和口頭訪談爲第一要務。雖然我們在一開始反復強調，文章不怕長，文字不怕多。但是，到了真正編輯時，我們還是忍痛割愛了許多寶貴的資料。即使這樣，這部專著還是大大地超過了原來預計的 25 萬字。

第四，關於本書研究內容的時間問題，即所謂“傳統”的概念，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指向：一是時間上，應該是辛亥革命前，那時還是清朝。但是，真正口頭訪談對象，能够記得清楚、說得清楚的，事實上全部是民國期間的。時至今日，還有幾位從清末走過來的百歲老人呢。因此，我們一般在實際操作時，往往還是強調以公元1949年作為一個時間的劃分原則；二是在經濟社會形態上，指傳統的是農耕經濟的時代。這樣，我們對一些雖然時間比較靠近，但是其存在的依靠還是在傳統的農耕經濟為基礎，我們還是將其記錄。當然，我們要求在行文時要交代清楚，不要產生歧異；三是對一些一直到現在仍然繼續保留下來的活動和儀式等，我們也將其記錄——因為這些才是鮮活的、生動的。但是我們要求，如果有可能，最好進行一定的比較，這樣能够知道其演變的程度和內容。

五

具體介紹一下本書的主要內容：

概述部分 許尚樞先生在《天台縣概況》一文中，除了按常規羅列了一些“概述”必須要有的內容外，有幾處還是有新意、有突破的。其中，最應該介紹的是關於天台縣“宗族來源”的部分。這是許尚樞先生於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利用業餘時間，走遍天台的村村落落，手寫筆錄，調查族譜，查證到民國以前遷入天台而現在尚存的宗族共128姓、253種後，整理寫出的。文章中寫到，天台縣各族姓入遷時間，可以確定的有2201種：東晉1種，隋代2種，唐代15種，五代3種，北宋38種，南宋58種，元代25種，明代57種，清代22種，其中兩宋遷入的占44%，明代遷入的占26%。從地域上看，多由本省各地遷入，而以鄰縣最多，其中臨海34種，寧海（含今三門）32種，東陽、新昌各25種，黃岩9種，仙居、溫嶺各8種。遠地以杭州最多，9種，直接從河南遷入9種，福建各地8

種，山東、江蘇各 6 種，江西 4 種，還有從甘肅、山西、河北、湖北、安徽等地遷入的。從族源上看，以北方為主，其次是福建。現據調查有回族 7 人，壯、侗族各 1 人外，余皆漢族。但據故老相傳：邑東泳溪胡氏為胡人之後，南邑崔氏遠祖為朝鮮族。從入遷族姓分布來看，民國前往往是先近山區，後平原，再向深山區發展，多卜宅于依山傍水的向陽平（坡）地。至于各族姓遷入天台的原因，據宗譜記載，按照多少可以歸納為：慕勝隱逸、避亂、宦游、婚姻、謀生。第一類最多，不可盡信，因其他原因特別是謀生入遷的往往也在宗譜寫作慕勝，或不具體寫出。許先生還將民國前天台族姓入遷情況列出表格，使人一目了然。

而後，文章再對天台縣的宗族特點進行了歸納，還是頗有新意的。其特點有：①聚族而居——入遷始祖繁衍發族，其後瓜瓞枝蔓，同宗聚集而居，至今絕大多數村莊仍只住一姓，或一姓為主。②串宗聯族——同一始祖的男性後裔及其妻小，稱為族人。他們對宗族具有認同心理，可謂宗族勢力的核心力量，必須協調步伐。族人敬祖睦宗，修立譜牒，建造祠堂。③宗族械斗——天台地處山區，民風強悍，並隨着聚族而居而強化。不同族姓間的排斥性由于利害衝突（爭奪地界、溪灘、山場、森林、水源）或偶發小事而爆發為驚心動魄的械斗。④耕讀持家——天台雖是“佛國仙山”，寺觀本籍僧道却很少。這是天台宗族文化發達、深受儒家思想影響所致。

曹志天先生的《天台縣城的傳統廟會和民間信仰》一文中，除了系統介紹了天台縣城的地理、歷史和傳統經濟、宗族、廟會和民間信仰等，還對天台縣城的觀音堂、涌禹廟、三井廟、城隍廟做了典型介紹。這其中的涌禹廟、三井廟是天台縣城特有的，尤其是涌禹廟，更加反映出人們信仰的民間性、平民化的特征。如文章中特別介紹了廟會期間發送饅頭的細節，很是耐人尋味。在農曆五月十三廟會正日中午，由廟里分發饅頭、洋糕卷、蒲瓜湯之類給參加廟會的信徒作為午餐。這天，信徒從四面八方涌來，不但有溪頭村